

| 乡 | 村 | 笔 | 记 |

野人清(上)

◎王朝书

野人,先生第一次看见清时,这样说。

清是村里人。60多了。他的眼睛,依然明亮且充满野性。尤其,看见女人时就像狼盯住了猎物,发着寒光。这样的眼光,先生说,很多年前,他在泸沽湖见到过。那时,泸沽湖还未开发。在那里,先生曾见到过一个男人在面对女人时有着狼一般的目光。如今,回到村里,先生又看到了这样的眼光。

清没有读过书。他的家,远离人群。山坡、森林,就是清从小生长的环境。也许,没有和众人生活过,清也就不懂得文明社会的规则。他的行事,完全依据生命本能。

听村里人讲,清,一辈子没干过啥事,除了放羊。清,不喜欢下地劳动。大集体时,曾也安排过清劳作,可他总会想法偷懒,且还捣乱。最后,没法,只好让他放羊。

清放羊,有一套。他说,他的羊都很听他的话。的确,清的羊都长得肥壮。这,在先生我们回村后,见识到了。

清不仅不喜欢劳作,他还不喜欢洗衣、做饭、扫地等文明人该做的。清,经常蓬头垢面。他的衣服是油光光的。时常,袒露着胸。胸口,也是黑亮的。我离开村子前,看到的清是这样的。回村后,他还是这样的。只是,和年轻时相比,有一点不一样,那就是嘴里叼着一根烟叶子。清,曾和兄嫂一家一起生活过。清有兄长。他的兄长,就在村里。那时,他的兄长还未和父母分家。可能,那几年,他的嫂嫂给清洗过衣服。清稍微干净了些。分家后,清就和老父老母一起过日子。两老,能给清做饭吃,就不错了。至于清洗,就无法顾及了。老父老母去世后,清就一个人了。听村里人讲,从那时起,清就没怎么做过饭。他家的厨房,就没冒过烟。肉,清是生吃的。先生我们回村后,清就亲自告诉我们,他可以将一大块肥肉,一顿生吃完。米,据说也是生吃的。他直接从米袋里,将米抓出来,嚼了,吞下去。这,是清的侄儿媳妇,眼见过的。

老父老母去世后,清也喂过猪。他喂猪,和放羊一样,赶到山上去,让猪自己找吃的。据说,清还很骄傲地告诉村里人,他的猪长得好。

清和村里所有人的生活方式,都不同。父亲看来,清是个二流子,好吃懒做。其实,清,并不懒做。离开村子前,我和小舅舅去放过一次羊后,我知道了,放羊并不轻松。每天,要在山上爬多少的坡,走多少的路,晒多少的太阳,淋多少的雨。清不仅没丢过羊,还将他的羊养得肥壮,这是懒人无法做到的。至于吃的,可能村里不少人吃过的东西,清都没吃过。比如,大虾。比如,炸鸡。比如,火锅。所以,清真的不好吃。他只是,习惯了生吃而已。

喜欢放羊,生吃肉,不爱干净,清成了村里最特别的人。小时,我就被父母告诫,看到清,一定要离他远些。村里人,不知从何时起,开始排斥清。红白喜事,都难看到他。而清,也知道村里人对他不喜,不会主动来参加。

先生我们回村后,在村里看到清的次数,好像比我离开村子前要多些。现在,已进入老年的清,由他的侄儿和侄儿媳妇名义上照管着。侄儿媳妇给清安排了任务,养猪、养鸭。老来的清,不得不像村里人那样割猪草喂猪。割猪草,就需到村里庄稼地来。庄稼地里的野草,嫩,猪吃了,长得肥。

每次,先生我们和清相遇,不知为何,他都喜欢和先生说话。

今天中午,先生我们正在玫瑰园里扯草。清又背着一背猪草路过。他对先生说,我们的竹子长起来了,他要一截竹根,回去做卦。

清走了,我对先生说,没想到,他还会卜卦。

听了我的话后,先生往地边扔出一把草,站起身来,对我说,清,是村里最接近自然的人。清的快乐,一定是我们不知道的。如果,能知晓清的快乐,也就会更知晓生活。

羊楼洞庄

◎程应峰

去羊楼洞,一路雨水。我想,雨中的羊楼洞,那幽深的小巷,那古朴的青石板,一如戴望舒在《雨巷》中描绘的情景:“撑着油纸伞,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雨巷,我希望逢着,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……”如此,或许更有情致,更有兴味?

羊楼洞地处湘鄂交界之要冲,是赤壁市六大古镇之一,也是松峰茶原产地,素有“砖茶之乡”的美称,是万里茶道——欧亚茶马古道的源头,与今时的一带一路息息相关。羊楼洞的地名,有着众多的传闻逸事,流传最广的版本是一段爱情故事。相传在唐太和年间,有一对才子佳人,两情相悦,约定远避他乡,他们来到松峰山下,见这里山清水秀、百花飘香,决定在此定居。所骑的白马化做山羊,山羊排泄的粪便变成茶籽,长出漫山茶树。这对青年在山下搭起竹楼,楼上住人,楼下养羊。加上这里群山如羊,别具洞天,便得了“羊楼洞”之名。

抵达被雨水淋湿的羊楼洞,撑开雨伞,踏上青石板铺就的古老街巷,心中立马溢满了葱茏古意。脚下是旧时的车辙,两侧是一间间油漆斑驳、风光依稀的茶肆茶铺,我似乎看到了这儿曾有过的车马辚辚的繁华,比肩接踵的喧闹。

在这儿,山上有茶树,有修竹。村民以楠竹茶事为生,吃竹笋,编竹篓,喝清茶,靠山吃山。现如今,巷内巷外,静谧祥和,虽是繁华不再,却是旧影依稀。有迹可循,洋溢着十足的人间烟火气。真可谓:“羊楼古巷青石幽,洞庄百年木楼秋,千载修得茶香绕,观音泉韵洗风楼。”

“羊楼洞”三个大字,就镌刻在洞庄庄园古色古香的门楼之上。羊楼洞有楼无洞,这楼,指的就是古色迷离的洞庄门楼。

“唐宋以来羊楼三泉醉千年,东西口外洞庄川字飘香万里”,这幅楹联,以及庄园之内的旧迹,令人浮想。这儿到底有多少传说,蕴藏着多少故事,只能任人睹物遐思了。可以想象的是,曾经的庄园主,一定是一把制茶醇香的好手,不然,就不会有以“茶香浓郁,清心提神”闻名的“洞茶”存世了。因为“洞茶”,这里自然而然成了古丝绸之路之上客来客往小憩的所在,成了制茶、品茶、买茶、卖茶的好去处。

轻轻地抿一口洞茶,便有轰然一响的感觉,一如毕淑敏感知的那样:“所有的味蕾,像听到了军号,怦然怒放。口颊的每一丝神经,都惊喜地蹦跳。”那种烟霞般升腾而起的感受,一如遭遇初恋挚友,让生命在骤然之间,缤纷起来,灿烂起来。

洞庄前庭作坊,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农具,若隐若现着作坊工人们劳作的痕迹。洞庄之内,那些风格别致的建筑,在时光隧道中,默默诉说着风尘过往,诉说着欧亚茶马古道的久远轶事。洞庄庭院,有雕刻精致的藻井,有错综复杂的梁构,园林布设井然,排水系统完善,冬暖夏凉,无疑,是个非常适宜居住的所在。

最教人流连再三的,是庄园绣楼。在这里,门庭花楣玲瓏剔透,房内雕漆错彩镂金。驻足在庄园绣楼前,分明就听见了一位大家闺秀的优雅倾诉。不

是吗?绣楼之内,她描鸾刺花,名扬乡里,其花样流行于瓷都景德镇,作为样本被烧制于瓷器茶具上。绣楼前,有一口青石砌就、作工考究的青古石井,有不间断的泉水汨汨涌出。现如今,有了自来水,这口古井也就只能作为一种景观在这儿落寞,在这儿怅惘了。

走过这口井,飘过一些雨丝,落在井水里,溅起一些撩人的水花,此时此刻,我甚至有一种渴望,那就是化作一杯清香缭绕的松峰茶,在那位落寞佳人的嘴角,漾起环环相扣的情感涟漪。

我想,绣楼之美是承载着庄园之梦的,它所呈现的,是这座庄园的灵魂和内核。站在绣楼前,忽地就想到了柯干明长篇小说《茶牌坊》开篇之时再现的一个情景:“枫香木桶里的热水早已热雾弥漫,烛台上燃着的三根棒香飘着烟缕,满屋子朦胧。借着两片瓦漏下的天光,雷梦瑶看着自己裸露的胴体,瞬间有些恍惚……当搓揉到胸前时,浑身一激灵,竟有一种异样的滋味。”

这一刻,我思绪中飘忽而过的,是曾几何时,那些大家闺秀劳动生活的情景。在如此这般的场景中,茶的香,情的韵,枝枝叶叶,丝丝缕缕,从时光深处延伸出不一样的姿影,不一样的惆怅,不一样的风情,不一样的美丽。那何尝不是一幅立体的《清明上河图》?又怎能不教人梦牵魂萦,沉缅其中,为之动容。

於可训先生说:“茶是民众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物品,喝茶小到与人的生活习惯有关,大到关乎宇宙之本、天地之心,所谓茶道是也。”这洞庄之茶啊,千百年以来,一直飘荡着如梦似幻的可以直抵灵魂的诗一样的气息。这气息,一如茶叶之于滚水,岩荡回旋,起伏沉浮;柔情万千,婉转依洄;香而不腻,艳而不俗,有着诗意的弥漫的香醇,天造地设的美丽。

飞檐斗拱,青砖灰瓦,不厌其烦地诉说着曾经的繁华;镂空木雕,书房墨砚,默然无声地昭示着不尽的风雅。车马,马萧萧,哒哒的马蹄不绝于耳。茶香在古镇缭绕,人气在古镇弥漫,真可谓“马踏古道自春秋,行路至今空叹息”,可以想象的是,曾经的羊楼洞,有归人,有过客,无论白昼还是夜晚,楼台馆阁,酒肆青楼,总有笑语不断,笙歌不歇。

羊楼洞的土壤大多是酸性土,适宜茶树生长,正因如此,其种茶制茶历史悠久。据史料记载,早在一千多年前羊楼洞附近就开始种茶制茶了,尤以青砖茶为盛。青砖茶是以鄂南老青茶为原料,经蒸、压制成的紧压茶,属黑茶类,“为了便于运输和保存,一般会压紧成砖块形状,因此得名。早在宋代,这里就已有成批茶叶运往边疆,在张家口、内蒙古一带进行茶叶交易。清乾隆年间,许多山西茶商来此地设庄收茶。清道光年间,先后有俄、德、日等外商洋行和汉口、镇江、天津及广东商人闻风来羊楼洞经营茶庄,羊楼洞遂成为远近闻名的茶叶市场。”

时至今日,松峰山下羊楼洞,自然景观得到了充分保护,古街古楼立足原汁原味,修旧如旧,韵味盎然,引得游人如织。在这里,明清石板古街主道岔出许多丁字侧巷,时光深处运茶的

独轮车,在石板上碾出了寸余深的凹槽,凸显出羊楼洞昔日的繁华盛况。明代诗人廖道南有感于羊楼洞风光,写下了《无题》一首:“万峰入羊楼,双溪绕凤丘。天开珠洞晓,月旁石潭秋。翠入梧桐秀,香来蕙若幽。登临长一啸,月夕紫烟浮。”可谓全景观照,惟美曼妙。

一当时光深处生产和交易的场景得以呈现,羊楼洞旅游业便随之火爆,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辉煌,来这儿打卡的游客,络绎不绝。走进古色古香的明清石板街,入眼处,有人开起了茶馆,有人做起了餐饮,有人办起了民宿……好一派兴旺喜人的景象。街市之外,青山叠翠,景色宜人;街市之内,人气充盈,茶香四溢。

这儿是历史的遗留,是丝绸之路不可忽略的一个节点。不是吗?东西松峰港上多为吊脚木楼,有三座长条石桥贯通港东。街道呢,随松峰港曲折逶迤,别具一格。街东南松峰山下,有观音名泉,水质清冽甘醇,是历代精制名茶的取水之处。作为茶马古道的源头之一,自唐太和年间,皇诏普种山茶之时起,这里就开始培植、加工茶叶。也是自那时起,羊楼洞黑茶加入了国家茶马交易,通过大唐安西都护府翠叶城销往西亚和欧洲。

石板街内,老街茶号、青石板茶、家茶等,不一而足。一首“松峰入羊楼,茶香绕凤丘,古韵珠洞晓,月旁石人瘦”,让人读出了松峰山下羊楼洞千百年来茶香缭绕的奇情妙境。如今,虽然街市修旧如旧,但今日茶艺,既保有古色古香的韵味,也充满了时尚感、现代感,自有教人耳目一新之处。

喝上一碗“川”字青砖茶,润肠养胃,提神养气,口角留香,疲惫顿消。相传,西汉时期,王昭君奉旨出塞,随身带去了青砖茶。那些长期食用牛羊肉的蒙族人饮用后,顿感神清气爽。此后,牧民饮茶在万里草原渐成风尚,形成“宁可三日无粮,不可一日无茶”之势。宋代一度以砖茶作为通货与内蒙进行茶马交易,有“一斤易一羊,十斤易一牛”之说。大明之时,朱元璋的军士沙场征战,遍染疾病,因羊楼洞籍军士随身所带茶叶而祛病康复。朱元璋登基后,赐名羊楼洞茶为“松峰茶”。

在这里,闻到的,是醇郁幽幽的茶香,走过的,是悠长斑驳的石板街,看见的,是生意兴隆的店铺……烟雨朦胧时,还可以和江南油纸伞邂逅,一不经意,便闪现出那个撑着油纸伞,在雨巷中款款而来的丁香一样的妙人儿。

晴和的夜晚,暗蓝的天空下,明清石板街那两排蜿蜒的大红灯笼格外醒目。这样的夜晚,热闹的街市,有开直播的,有相聚喝茶聊天的,有独坐一隅沉思浮想的,当然也有沐着山风、闻着茶香闲逛的……在这里,灯影斑斓,古意氤氲,小店精致,茶香绵长,和谐祥瑞,亦真亦幻。不啻为一个让人心生欢喜,感念“人间值得”的地方。

古时因茶而兴,今日因茶富民。如今,羊楼洞统筹做好茶文化、茶产业、茶科技“三茶”融合,统筹羊楼洞古镇、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、万亩茶园青砖茶公园形成茶旅融合的品牌。万里茶道的源头古镇,正在袅袅茶香中焕发出新的生机,升腾起无限活力。